

为文学中人留下“好的故事”

王尧创作与批评研讨会在南京举行

2020年,在郁达夫小说奖评审会上,评论家王尧直言:当前小说总体上并不让他感到满意,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“革命”。话音刚落,他自己便在当年《收获》第六期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处女作《民谣》。人们不由得联想:《民谣》莫非就是王尧为自己主张的“小说革命”而打造的一个样本?

两年过去了,文学界对《民谣》的议论从未停止。11月13日,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“王尧创作与批评研讨会”在南京举行,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学者以线上、线下的方式参与讨论,畅谈他们眼中的王尧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陈曦

小说在漫不经心的讲述中进入历史

《民谣》的故事开始于1972年5月,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,漫长的雨水终于停歇。村庄码头边,14岁的少年在等待外公,江南大队的人们在等待石油钻井队的大船,然而生活终于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。少年在交织缠绕的队史、家族史、革命史间出入流连,伴随着自身的成长。

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特别关注的是《民谣》进入历史的方式,它隐含在主人公漫不经心的讲述中。“《民谣》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和故事,近处看是细碎的,但只要从远处看细致的画面连接成整体时,画面的内容清晰地呈现出来,日子看似云淡风轻,但内在的紧张几乎没有消失,外公祖父以及家中其他人的经历,王尧在讲述过程中也间接地经历了一遍,不是置身度外的冷漠,而是经历过后的了然于心的淡然。”

《文艺报》总编辑梁鸿鹰说,《民谣》里的村庄,作为主人公被多角度、多视角地书写,非常有特点。“这个村庄就是世界,也是中国特定年代的世界,跟历史、现实、未来相联系的世界,这个世界里包含了人的精神成长、生老病死、历史的风云变幻。从中可以看到鲁迅那样犀利的眼光、汪曾祺那样非常具体而微的视角,还有萧红那样对村庄的整体把握和细部描写。”

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吴义勤认为,《民谣》延续了五四传统和1980年代的先锋传统,是一部体现了纯文学理想和精神的小说。《民谣》在叙事语感、结构设计等方面都创造了自身的魅力,“不少人学术研究做到一定程度就丢了语感,但王尧长期写散文,他的语言能力依然保持得很好。”

中国作协副主席、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认为王尧是“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”。在他看来,许多知识分子的写作,尤其是文学创作,只是贩卖了一些思想,而不是真正拥有思想,“王尧是一个拥有丰厚思想资源的学者,他在思想资源的推动下打开了他的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,修正了他的表达方式,最后寻找找到了一条通往小说家的道路。”他也谈到了记忆。“记忆就是处理历史,记忆就是处理生命,王尧是一个善于处理记忆和历史、记忆和小说关系的作家。由此可以说,王尧是一个具有文化抱负和历史责任感的新锐作家。”

是散文,也是知识分子思想史

在写小说之前,王尧长期双栖于文学研究和散文创作领域。他对散文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,“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。”

《新华文摘》编审陈汉萍认为,王尧的散文基本上写知识分子的细节与心境,一直关注的是危机时代知识分子的进退出处。知识分子的思想,一般学者都会关注,但

不同于一般学者对思想问题的反复诘问,王尧总是温和、细腻地呈现复杂、纠结,并把生活融入其中。“他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,但又是温和展现的。”

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岳雯亦有同感,“王尧老师对同代人有一种极大的温情与敬意,这是同代人的互相理解,是同道中人的相濡以沫,也是对于理想人格的追寻。”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认为,王尧在和历史对话、现代文人对话中,表达出一种洞若观火的历史见地。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说,王尧的散文不是文学史的补充、点缀和花边,它就是文学史,可能是比我们认为的文学史更重要的文学史。

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认为,无论是对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命运的关注,还是对“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”的审视,王尧书写的,都是他对“历史”与“自我”的理解。这些文字与他学术研究中的思想生成和价值重建同频而生,它们完成了王尧学术论文和著作中无法完成的部分,两者相得益彰,互为补充。

为文学中人留下什么“好的故事”

当日下午的研讨主要聚焦王尧的文学批评。作为王尧多年的编者,《南方文坛》主编张燕玲评价王尧是一个批评文体的革新者。“他的评论多以学术随笔面世并独成一家,他的文字经常是炉边谈话式的,给深灰色暗的理论以神气和生动。”

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主编韩春燕说,王尧细致、体贴、共情能力强,“好多作家不听批评家说话,不愿意接受批评家的批评,也认为做不到点子上,可能有隔靴搔痒的感觉,但王尧的文学批评非常贴近作家和文本。他的批评非常具有文学性,是以文学的方式研究文学的批评。”

《中国社会科学》杂志社副总编辑王兆胜认为王尧的文学批评是“思想和审美的结合,学术和人生的汇通”。他说,学术和人生分离甚至背离是当下文学批评研究的局限,不少人写了很多文章,但往往被批评研究搞得晕头转向、精疲力竭、痛苦不堪,并没有获得人生的超越性,王尧的批评研究是建立在人生的通达基础上,才能做到心眼通明,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。

“他把作家引入到校园,他自己也跟作家对话,这些对话录已成为今天作家研究非常重要的范本,严格意义上都带有发生学的意义。”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洪治纲说。

那是2001年,王尧受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主编林建法的邀请,到大连与莫言聚会。他提出的联合主办“小说家讲坛”的设想,得到林建法和莫言的响应,此后,莫言、李锐、王蒙、铁凝、贾平凹、韩少功、张炜、马原、叶兆言等陆续到苏州大学演讲,演讲录和访谈录陆续发表,反响异常热烈。

“王尧以持续多年的努力为当代文学留下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口

证。”山东大学教授黄发有说,“评论家以他熟悉的作家间的对话互为镜像,为双方都提供了一种外在的参照性,既有一种相互激发的效应,使得批评有针对的及物性,也有利于理清思想方面的线索。”

复旦大学教授邵元宝称王尧是始终在改变他的观念的同行者。“一开始我接触王尧的文章还有点不太适应,他太喜欢讲故事了,每一篇论文哪怕是当代作家的评论都先要讲几个文学史的故事。后来我才知道这才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正宗,必须进入历史才能成为一门科学。”“我最初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,总是跟作家保持相当的距离,但王尧在《当代作家评论》开‘小说家论坛’,就要求批评家跟作家面对面交流。”“王尧的文学研究和批评,有一种紧迫感。他一直在追问,50后、60后……直到现在的00后,在历史上会留下什么?他并不是说我们这代人非得要留下什么堪比前辈的痕迹,但至少成为一个合格的经历者、倾听者、记录者和解释者。”

有深度的历史研究,有温度的作家研究,有紧迫感的知识分子的思考,凡此种种,在王尧那里成了鲁迅的一个散文诗名篇“好的故事”。

建构自己的人格形象,反对格式化生存

在老友丁帆的讲述中,王尧不是一个单向度的人,不是只有着铿锵有力的一面,也有着气韵生动的一面,教书、研究、写作,写论文、写散文、写小说,还擅长书法、喜好美食,在文坛有着不同版本的故事。

王尧旗帜鲜明地反对格式化的存在方式,认为“一个文化人,需要选择既融于社会而又超越现实的存在方式”。在《别了,瓦尔登湖》一文中,他反省过这样的问题,“和梭罗、和鲁迅相比,我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简单、大度、独立、信任的生活。生活的格式化和思想能力的贫弱,足以让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雷同和贫乏。”并追问自己:我们的故事是什么?

这样的反思,在岳雯看来,王尧思考的是一代人,特别是一个兼具知识分子和文人人品格的人,如何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打好自己的精神根基,建构完整、独立的人格形象。

“他表面上是很温柔的,但他的思想其实是很硬的,很有一种知识分子的风骨。”吴义勤说。“他是新小说革命的倡导者,也是新小说革命的实践者,更是一个将小说革命进行到底的理论家。”何向阳说。“他用他的反作示范了文学家应该为时代、历史承担什么。”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说。

面对赞誉,王尧表示,自己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,但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。“我不是想宣传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定位,我还没有膨胀到这样一个程度,恰恰相反,当我提出我们故事是什么的时候,我是以历史的参照性反省自己的薄弱和平凡,知道自己如何存在下去。”

新书推荐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“自己的人类学家”、女性主义代表作家安妮·埃尔诺作品丛书全新修订版,丛书共三册:《一个女人的故事》《一个男人的位置》《一个女孩的记忆》,译稿精心打磨,展现原著的写作风格。

安妮·埃尔诺是法国当代著名女性作家。1940年生于法国诺曼底的一座海滨小城。她出身法国贫民阶层,父母在当地经营着一家

小食品杂货店。为了使她脱离卑微的社会阶层和恶劣的生存环境,父母尽己所能,不分昼夜地工作,将她送进大学听讲“柏拉图”。然而当她真正实现了“梦想”,上升到所谓的高等阶层时,她却与父母产生了无法调和的隔阂,永远与那个她所出身的世界分离了。埃尔诺无所畏惧地记录了自己的经历,以及对社会和集体记忆的清晰看法。她的作品采用白描式的中性写作,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。



2022年10月
领读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
何怀宏著

本书是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的政治哲学散文集,历时5年,由35篇

文章,多为书评序跋、题记讲演、推荐信、书单,乃至对一些学者的回忆等。作者以伦理与人生哲学为切入点,对历史与现代、思想与现实、政治与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思考,论见独到,鞭辟入里,不光是对他作品的品鉴赏语,更渗透着一位文化学者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反思。



2022年10月
上海文艺出版社
贾植芳、洪子诚导读
[俄罗斯]安东·契诃夫著

契诃夫有许多手记本,里面是他在生活中随手记下的瞬间感触,将来作品的腹稿、速写,读书心得以及从别的作家的书中抄录的

拔萃。手记不仅是他的文学创作备忘录,也是他成熟期作品的索引。在他去世10年后,他的妻子克尼碧尔经过严格的选择和整理,形成这部《契诃夫手记》公诸于世。7年后,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与人一起将《手记》译成英文出版。中译本最初于1953年发行,随着译者贾植芳的偃蹇命运在图书馆尘封近30年,直至1982年重新印行,用他的话说,这个译本的命运也是他生活的命运。



2022年9月
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
[美]丹尼尔·门德尔松著

丹尼尔·门德尔松是美国作家、文学评论家、翻译家,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博士。门德尔松81岁的数学家父亲去旁听儿子给本科生开设的《奥德赛》研读课,细读关于“漂泊与回家”的

12110行史诗,之后父子二人又一起参加《奥德赛》主题游轮旅行。在文本与空间的“奥德赛之旅”中,他得以一次又一次重新理解父亲。

《奥德赛》是英雄漂泊多年,历尽千辛万苦得以归乡的故事;也是稚子长大成人,在寻父过程中逐渐了解父亲的故事。《与父亲的奥德赛》则将《奥德赛》中古希腊英雄父子的传奇史诗与当代父子的普通人生活并置,在文本与现实的交叠中,两对父子相互映照。时空交错的回旋里,父、子与史诗的故事缓缓展开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张鑫任 整理